

蘇聯文學譯叢

祖國，我屬於你

奧契茲金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0325

2751

祖國，我屬於你

〔蘇〕奧契烈金著

200

潘樹聲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文 學
祖 國，我 屬 於 你

著 者 奧 契 烈 金

譯 者 潘 樹 聲

書號, 043 開本, 762×1067 1/25 印張, 16¹⁶/₂₅

字數, 271 000 定價頁, 218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4 000 冊

1—4000

定價 15 300 元

出 版 · 發 行

上海文學藝術出版社

上海昆明路一六九號

三 新 印 刷 廠 製 版

上海天潼路二三八號

中 和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淮安路七二七弄三〇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В. ОЧЕРЕТИН

Я ТВОЙ, РОДИН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0.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蘇聯的一個近衛軍坦克旅直搗柏林的故事。書中主角尤里·馬爾珂夫剛從學校畢業，就被派到一個坦克旅裏工作，和書中另一主角尼珂萊·包古金並肩作戰。尼珂萊是一個具有崇高品質的勇敢戰士，由於對祖國、對廣大的勞動人民的無限的熱愛，他在戰鬪中創造了許多英勇過人的事跡。尤里·馬爾珂夫雖然也愛國，但他卻缺乏蘇聯軍人具有的效忠祖國的高度熱誠，而把自己的熱情整個地集中在他的愛人身上。因此在戰爭中顯出了怯弱行為和種種缺點。他的戰友尼珂萊及時地指出了他的錯誤，並不斷地對他加以批評和啓發，提高了他的思想認識，終於在黨的培養下使他得到了爭取入黨的機會。

本書的中心思想正如它的書名一樣，說明了蘇聯軍人爲祖國爲全人類而戰鬪的重大意義。除尼珂萊之外，還描寫了許許多多品質高貴的戰士，由於熱愛祖國的思想的鼓舞，在戰鬪中創造了許多驚人的事蹟，給予法西斯德寇以致命的打擊。

祖國，我屬於你

坦克向里沃夫進攻。年輕的中尉尤里·馬爾珂夫奉命前往追趕近衛軍坦克旅去了。他坐着順路的汽車，然而他好久沒有碰到一部能把他送到那不斷向西進發的旅指揮部去的直達車。終於，在一個十字路口上，敏捷的女調整員把他安排在運油車的駕駛室裏。這輛車是給坦克旅運送油料的。

運油車的駕駛員很健談，又愛吹噓，他一路給尤里談着自己那個旅裏的一切。每當提起『1-34』坦克時，這位身為汽車司機的近衛軍老戰士便稱它為『小盒子』和『小三十四』。

『我負傷後，暫時就不許駕駛坦克了，』他說。『中尉同志，您是個幸福的人：剛從學校畢業，就能到坦克上去。尤其是到我們部隊裏去。這支部隊正在創造着那樣的偉業！』

駕駛員說最後一句話的那種聲調，好像是報告佔領了柏林似的。

『是什麼事業？』尤里問。

『很簡單，就是近衛事業呀，』駕駛員這樣說，而且爲了賦予自己的話以莫大意義，他住了

聲。

駕駛室正面的玻璃上有好幾個窟窿，裂縫像細細的電光般放射出來。代替側面玻璃的是膠合

板，上面有一個小窗戶。尤里貪婪地注視着道路。他們向大路進發了，並且轉入了人與車輛的洪流。右邊，在灰塵飛揚的路旁，是正在急行軍的步兵。一個縱隊接一個縱隊地前進着。戰士們的頭、肩、腳，都好像青苔一般，蓋滿了灰塵。就是看肩章也看不出他是什麼階級。無數載重汽車以那還沒有磨壞的輪胎揚起灰塵，運送彈藥，拉着砲和廚車。自動推進砲，裝甲運輸車和『喀秋莎』在馳行着。

司機伶俐地轉了彎，追趕着步兵和車輛。人們尊敬地瞧着駕駛室擋風玻璃，一面給運油車讓路。

飛機在乳白色的炎熱的天空中飛行。飛得最高的是重轟炸機。它們周圍有驅逐機在翱翔。俯衝轟炸機有時飛得特別低，幾乎是從步兵的頭上掠過。縱隊裏時而有人在紅星機翼後揮手。

尤里看見戰士們的縱隊忽然動盪了，豎起了槍。響起密集的槍聲，砰砰的高射砲和無情的機槍聲。前面擠住了，運油車停下來。尤里不知道突然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瞧着司機。這時司機指着上空大叫一聲。尤里往外一看，除了在遠處飛行着我們的梯隊轟炸機羣外，天空中再也沒有什麼。

一個年輕的士兵跑到馬爾珂夫坐的駕駛室前喊道：『躲起來吧！』接着便爬到車底下去了。有些戰士擠到路旁的小溝裏面去。另一些蹲着，準備隨時伏在地上，他們用步槍射擊着。還有一些看來很老練，他們安然站在那裏向空中觀察。一個軍官把望遠鏡放在眼睛上，興奮地注視

着什麼東西。

尤里往軍官注視的方向看去。『米塞什迷特』式敵機在不遠的空中飛翔着。向大路飛來的敵機突然轉了個彎，它那雙翼上清清楚楚地標誌着黑十字。紅星的小鷹——亞斯特烈包克——機從上空向它俯衝過去。法西斯飛機的上方隱約出現了一縷烟。『米塞什迷特』栽了個筋斗，好像揭開的茶炊般呼呼地響着，越來越低地飛到旁邊去了。它身後留下了一條很長的烟帶。

『烏拉！』道旁喊了起來。

射擊停止了。所有的人都立起來。道路上的灰塵好像也靜了下來。步兵縱隊迅速整隊繼續前進。密密的行列中，不知是誰用那高而響亮的聲調歡欣地唱起來：

嚴肅的聲音叫道：

——我們向老鄉宣誓……

人們一同接着唱：

當心臟還跳動的時候，

對敵人就毫不留情！……

運油車也開動了，並且立刻趕過了步兵。歌聲落在後面。因為運油車不能永遠與縱隊並列同行，尤里很覺遺憾。他們實在唱得好。這支聽過上千次的歌，它的每一個字，在這接近戰線的地帶響起來，就顯得特別富有意義。

被打爛了的德國馬車、汽車和大砲，零亂地拋在這路兩旁。四周——在德寇拋棄了的戰壕、迅速圍起的佈雷區和土木火力點的廢墟間，工兵帶着狗和探雷器工作着。很久沒有刷白灰的木頭小農舍的柵欄毀壞了。大道的轉彎處和十字路口，都被坦克履帶軋毀了。司機好不容易從深溝中把運油車開了出來。

天氣又熱又悶。被砲火轟毀了的菜園顯得死氣沉沉，斷了的樹枝還懸盪在那裏。枝上還可以看到熟透了的果子。尖塔似的楊樹，隔着一層厚厚的灰塵看去，完全是灰色的，由遠處望去，宛如鉛柱。鄉村裏沒有居民，德寇退却時把居民全趕走了。十字路口的女調整員還沒有來。人與車的洪流所揚起的灰塵，好像大片浮雲，毫不移動地停留在大路的上空。右邊和左邊都在進行戰鬥，那兒傳來隆隆的砲聲。

尤里聽到這不太清楚的砲聲，盡力想像那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直到轉入通往前線的道路，這一切對他便變得既平常又明瞭了。以前他曾經千百次設想過前線的情形：步兵怎樣喊着『烏拉』衝鋒，坦克怎樣衝向前去消滅敵人的火力點，我們的砲兵從後面向敵人發射砲彈，而有時坦克再向前衝，粉碎敵人的後方。

這裏好像一切都兩樣。到現在還沒有看見坦克，步兵還排成縱隊走着。並且這個汽車的洪流還不知是向哪裏汹涌奔流。好像誰也沒聽到砲聲，而隆隆聲幾乎已經落在後邊了。

馬爾珂夫很想向司機打聽許多事情，但這樣一來便會顯出自己是個無知的新兵，那未免太不合適。所以尤里保持着自己的身份，不慌不忙地談着，特地談些瑣事，類似『天氣很好』，『道路不佳』，『爲什麼里程表不走』等等。可是那隱藏在內心的疑問，漸漸發作了起來。爲了消除疑問和瞭解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他慎重地考慮了所注意的問題之後，便說：

『情況複雜起來了！我們的旅怎麼樣？……』

司機告訴他說，敵人的防禦已被突破，打通了一個約有好幾公里寬的突破口。我們的坦克已突入了這個突破口。跟在坦克後面的是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的全部軍隊。尤里所要服務的那個旅走在進攻部隊的先頭。尤里也知道這個旅是一支優秀的坦克部隊（至少司機是這樣估計），而且當時它是由烏拉爾志願軍編成的。

『那麼，現在旅裏還都是烏拉爾人嗎？』尤里問。

『各種人都有，』司機支吾地答。

運油車終於把所有的縱隊都趕過了。司機由大路轉向被車輛軋平了的田地，把運油車向樹林駛去。尤里看到了坦克開進樹林的情形。起初，坦克的沉濁、低微、拖長的隆隆聲在遠處響着。以後，『小三十四』捲起灰塵，以高速從小山崗後面飛也似地跑了出來。履帶的響聲從林端的兩

側傳出，坦克軋着灌木爬向白樺林去。尤里目不轉睛地目送着每一輛戰車。

『所有的營都集合在一起了，』司機說，這時已接近樹林了。

中尉走出了駕駛室。他稍微站一會兒向四周瞧了瞧，拿起自己的背囊，便去找指揮部。旁邊跑過一個戴着銅盔、披着防雨斗篷的自動槍手。尤里想向他打聽旅指揮部的所在地，可是後來一想，認為他一定是個通訊員，而且是往指揮部去的，於是他便一直跟他走去。

他們走進樹林的深處，那兒坦克都用青草和樹枝偽裝着。斷斷續續的談話聲由四面傳來。尤里傾聽着興奮的語聲，極力抑止着感情的激動。

九，十八，二十七，三十六，……一個人數着在樹林上空呼呼響的飛機。有的地方在小聲哼着。同志飛向遼遠的邊陲。從一輛坦克裏傳出：

『如果稱我們的旅爲「里沃夫旅」，那就更響亮了！……』

似乎到處都在討論着情報局的情報。

『別洛露西亞各方面軍已節節逼近來，這樣，恐怕他們要比我們先到德國了……』

『維里紐斯已經解放了……』

尤里急急忙忙地跟在自動槍手的後面，並且傾聽着談話。

可是情報上還是寫着，在我們這段戰線上『沒有根本變化』。有一個人遺憾地嘆了口氣，人們可以從他的聲音裏聽出激怒和不滿。

坦克手們好奇地注視着從那裏經過的穿新軍裝的軍官。爲了使自己的態度從容不迫，尤里從白樺上折下一根小樹枝，在鞭打自己的長靴統玩着。這時，他所跟蹤的那個自動槍手不知跑到哪裏去了。再走不遠，尤里看見了一大羣戰士。近衛軍戰士們都擠在車輛旁邊的草地上。

中央坐着的是一個年紀稍微大些的帶着醫藥包的士兵，沒有戴帽子，頭髮梳得很光滑，而且是不久前曾洗過，現在還放着光。這個衛生員穿着寬大的大衣，看起來不像軍人。近衛軍的長長的鬍鬚使他的臉顯得和藹可親。他把帽子放在膝蓋上展弄着，不知在講什麼。周圍人們的笑聲暫時打斷了他的話。

沒有被任何人覺察到的尤里，在野薔薇叢後面，停在小白樺樹下聽着。

「……他半睡半醒地抱她一下，像抱自己的情人一般。甚至險些兒死過去了……以後大力士旋風先生揉揉眼睛，當然是有些不知所措。他說：「啊，瞧，你很老！呸！但我却以爲你是個年青的姑娘，而且還想和你搞戀愛呢。」她回答：「我——死神找你來了。」並且用消瘦的大手把他肩膀抓了一下。旋風執拗着。很顯然，死是誰也不願意的。於是他便要起滑頭來。他說：「好吧，我死。只是你先幫助我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事情很多嗎？」於是他把自己的工作一一告訴她。什麼工作已在進行，什麼正要開始，什麼只是在幻想。死神咆哮着答道：「不成，我不適於這種生活。最好你自己設法。我坐着打盹等你。」直到現在，知道的人都說死神還在等待着旋風把工作做完。其實她已漸漸要把他忘記了……」

大鬍子的衛生員住了聲，掏出煙袋。那個穿了件洗得褪了色、但怎樣也洗不乾淨的制服的中尉，站了起來，暢快地伸了伸腰，雙手放在頭上，眯縫着眼，好像太陽照射着他的臉似的，以後又愉快地向衛生員使了個眼色。

『瓦涅叔叔，應該委你爲宣傳鼓動員了。你講得很好。這是個很真實的故事。應該這樣活下去，才活得久。噢，好啦。情報局的新聞摘要讀過了，任務也知道了，又聽了故事。現在，快去睡覺吧。四個鐘頭後就出發……』

自動槍手們並沒有更動地方，互相挨在一起橫躺在草上。坦克手們爬到坦克底下。中尉停了一下，雙手叉腰，他相信大家都安靜下去了，於是低聲叫道：

『彼得·瓦西里也維奇！給我些舖的。』

自動槍手——一個消瘦的孩子，在欣賞着自己的長官遞過來的一件防雨斗篷。中尉向那站在灌木後面的尤里走去。

『有事就來找我，我就在這裏，在這白樺下。』

尤里知道他們立刻就會看到他的。躲起來是愚蠢的事。於是把小樹枝拋掉，整了整制服便出來迎著中尉。

『祝您健康！請問旅指揮部在哪兒？』

『您好。您要做什麼？』中尉把防雨斗篷鋪在草地上，一邊說。

『剛剛來到。我奉命被派到你們部隊來。』

『啊，叫我的副官領您去。』中尉說，並喊道：『班內！彼得·瓦西里也維奇！帶他去。』但是班內已經香甜地熟睡了。中尉微笑了，疲倦地眯縫着眼，決定不去驚動自己的傳令兵。

『我們走吧，我送您去。我們要認識一下。』他向尤里伸着一隻手說。『我叫包古金·尼珂萊，自動槍排排長。』

馬爾珂夫。尤里回答。

包古金把防雨斗篷很快從地上拾起，抖了抖，披在肩上。他們向樹林深處走去。包古金的帽子扣在後腦殼上，硬硬的前髮由帽下筆直伸出來。他全身好像是由彈簧構成的，走得很快，鞋尖輕輕踏地，常常向四周觀望，談話時有力地揮舞着手做手勢。這是馬爾珂夫不喜歡的。『好像一個孩子似的。根本不像軍官。』他這樣想。尤里極力抑制自己，像在隊伍內一樣走着，顯出自己是軍官學校的畢業生。

忽然，包古金稱他爲『你』了。

『你是烏拉爾人嗎？』

『是的，是斯維德洛夫斯克人。』

包古金歡欣地說：

『啊，是嗎！現在那裏生活怎樣？據說那裏的工廠更多了？新房子很多吧？據說和首都很相

似。回來的時候，要不認識它了？我很想知道，現在放映的是些什麼電影。」

尤里幾乎來不及回答：

『斯維德洛夫斯克一切都好……生活得不錯。』

包古金又說：

『斯維德洛夫斯克是座好城市。我們的隊伍就是在離它不遠的地方編成的。我們還在那裏向

老鄉們宣過誓。』

『這一點我聽說過。』尤里解釋道。

『有些新來的同志不願意待在我們旅裏。』包古金說，沈默了片刻，直率地把尤里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據他們說，這個旅是不安定的。但是一習慣了，也就沒啥了。最主要的是——生氣蓬勃！你要求到近衛軍少校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尼珂諾夫營去吧。他那裏的同志都是最勇敢的。』

他們走近了一輛用防雨布蓋着車廂的大型載重汽車。汽車與汽車之間放着一個小桌子。頭上纏着綢帶而身材高大的中士，聽着軍官的口述，在手提的打字機上用一隻手指打着字。尤里與尼珂萊不由得站住，傾聽那冷靜的、沙沙的拖長的話語：

『……「敵人藉三三七步兵師、九四六、九四四和九四五步兵团，依靠展開的野戰防禦，保住了……地線。」看一下番號，別弄混了。」』

軍官在地圖上對照了一下，又把居民點的名稱重複了一遍，然後繼續下去：

『下邊另起一行：「步兵師各部隊協同鄰近的近衛軍坦克旅，在前線空軍及砲兵支援下，突破了敵人防禦前沿，進入了德寇防線……」不要慌，一慌就會弄錯。再另起一行：「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根據軍團司令的命令，我旅……」仔細打，所有的名稱都打上……這樣……」旅按照行軍路線出發了，任務是在森林集中的……』

離那兩個人不遠的地方，一位上校斜倚在拋在草上的汽車座墊上坐着，用玻璃杯喝着濃茶，旁邊有個少校在抽煙斗。上校小聲給他講着什麼。

『這就是旅長和少校尼珂諾夫。』包古金說。『好了，一會兒見！要求到尼珂諾夫那兒去吧。』

包古金走了。尤里照着軍隊條令所規定的那樣向長官走去，報告了自己的姓名和來意。上校站起來，握住他的手，目光炯炯地望着他的臉。

『一畢業就當中尉？』他問。

『是的。』尤里答。

『熟習參謀業務嗎？』

站在旅長身後的那位少校的笑聲，使尤里覺出這問題中似乎有涵意，於是報告道：

『不，不熟習，上校同志。』